潁濱文鈔/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潁濱文鈔

◀上一卷

卷五・書、啟

下一卷▶

【上樞密韓太尉書】

太尉執事：轍生好為文，思之至深，以為文者，氣之所形，然文不可以學而能，氣可以養而致。孟子曰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今觀其文章，寬厚宏博，充乎天地之間，稱其氣之小大。太史公行天下，周覽四海名山大川，與燕、趙間豪俊交遊，故其文疎蕩，頗有奇氣。此二子者，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？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，而不自知也。

轍生十有九年矣，其居家所與遊者，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，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，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，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，然皆古人之陳迹，不足以激發其志氣。恐遂汩沒，故決然舍去，求天下奇聞壯觀，以知天地之廣大。過秦、漢之故都，恣觀終南、嵩、華之高，北顧黃河之奔流，慨然想見古之豪傑。至京師，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、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，而後知天下之巨麗。見翰林歐陽公，聽其議論之宏辯，觀其容貌之秀偉，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，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。

太尉以才略冠天下，天下之所恃以無憂，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，入則周公、召公，出則方叔、召虎。而轍也未之見焉。且夫人之學也，不志其大，雖多而何為？轍之來也，於

山見終南、嵩、華之高，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，於人見歐陽公，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。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，聞一言以自壯，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。

轍年少，未能通習吏事。向之來，非有取於斗升之祿，偶然得之，非其所樂。然幸得賜歸待選，使得優遊數年之間，將以益治其文，且學為政。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，又幸矣。

【上兩制諸公書】

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辯，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，蓋嘗喟然太息，以為聖人之道，譬如山海藪澤之奧，人之入於其中者，莫不皆得其所欲，充足飽滿，各自以為有餘，而無慕乎其外。今夫班輸、共工，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，取其大者以為楹，小者為桷，圓者以為輪，挺者以為軸，長者擾雲霓，短者蔽牛馬，大者擁丘陵，小者伏蓁莽，芟夷蹂取，皆自以為盡山林之奇怪矣。而獵夫漁師，結網聚餌，左強弓，右毒矢，陸攻則斃象犀，水伐則執鮫鰉，熊羆虎豹之皮毛，黿龜犀兕之骨革，上盡飛鳥，下及走獸昆蟲之類，紛紛籍籍，折翅捩足，鱗鬣委頓，縱橫滿前，肉登鼎俎，膏潤砧幾，皮革齒骨，披裂四出，被於器用。求珠之工，隋侯夜光，間以類比，磊落的，充滿其家。求金之工，輝赫晃蕩，鏗鏘交戛，遍為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。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，然山海之藏，終滿而莫見其盡。

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，蓋三千餘人。是三千人者，莫不皆有得於其師，是以從之周旋奔走，逐於宋、魯，饑餓於陳、蔡，困厄而莫有去之者，是誠有得乎爾也。蓋顏淵見於夫子，出而告人曰：「吾能知之。」子路、子貢、冉有出而告人亦曰：「吾知之。」下而至於邽巽、孔忠、公西輿、公西箴，此數子者，門人之下第者也，竊窺於道德之光華，而有聞於議論之末，皆以自得於一世。其後田子方、段干木之徒，講之不詳，乃竊以為虛無淡泊之說。而吳起、禽滑厘之類，又以猖狂於戰國。蓋夫子之道，分散四布，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。而楊朱、墨翟、莊周、鄒衍、田駢、慎到、韓非、申不害之徒，又不見夫子之大道，皇皇惑亂，譬如陷於大澤之陂，荊榛棘茨，蹊隧滅絕，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，乃妄冒蒺藜，蹈崖穀，崎嶇繚繞，而不能自止。何者？彼亦自以為己之得之也。

轍嘗怪古之聖人，既已知之矣，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。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，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，使之一見而寤者，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。今夫《

易》者，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、勇敢畏懼之性，而寓之八物。因八物之相遇，吉凶得失之際，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，蓋亦如是而已。而世之說者，王氏、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，京房、焦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。言《詩》者不言詠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，極歡極戚而不違於道，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。言《書》者不言其君臣之歡，籲俞嗟歎，有以深感天下，而論其《魯誓》、《秦誓》之不當作也。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與？其意以為後之學者，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，是以設為六經而使之求之。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，是以不為明著其說，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。故曰：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。」而子貢亦曰：「在人，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。」夫使仁者效其仁，智者效其智，大者推明其大，而不遺其小，小者樂致其小，以自附於大，各因其才而盡其力，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，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倦者矣。至於後世不明其意，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，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，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，由是學者愈怠，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。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者之異同，得以縱觀博覽，而辨其是非，論其可否，推其精粗，而後至於微密之際，則講之當益深，守之當益固。《孟子》曰：「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則居之安。居之安，則資之深。資之深，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」

昔者轍之始學也，得一書，伏而讀之，不求其博，而惟其書之知，求之而莫得，則反復而思之，至於終日而莫見，而後退而求其得。何者？懼其入於心之易，而守之不堅也。及既長，乃觀百家之書，縱橫顛倒，可喜可愕，無所不讀，泛然無所適從。蓋晚而讀《孟子》，而後遍觀乎百家而不亂也。而世之言者曰：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，不幸而見之，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。雖揚雄尚然曰：「吾不觀非聖之書。」以為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，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，此何其不思之甚也！古之所謂知道者，邪詞入之而不能蕩，詖詞犯之而不能詐，爵祿不能使之驕，貧賤不能使之辱。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，兀然頹然而曰「知道知道」云者，此乃所謂腐儒者也。

古者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，隘與不恭，是君子之所不為也。而孔子曰：「伯夷、叔齊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。柳下惠、少連降志而辱身，言中倫，行中慮。虞仲、夷逸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。而我則異於是，無可無不可。」夫伯夷、柳下惠，是君子之所不為，而不棄於孔子，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。至於孟子，惡鄉原之敗俗，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，美禹、稷之汲汲於天下，而知顏氏子自樂之非固也，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，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，知賢者之不可召，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。故士之言學者，皆曰孔孟。何者，以其知道而已。

今轍山林之匹夫，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，而何敢自附於孟子？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，三代以來，興亡治亂之際，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，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。今年春，天子將求直言之士，而轍適來調官京師，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，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，俾與明詔之末。伏惟執事方今之偉人、而朝之名卿也，其德業之所服，聲華之所耀，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？夫其五十篇之文，從中而下，則執事亦既見之矣。是以不敢復以為獻，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，而執事試觀焉。

【上劉長安書】

轍聞之：物之所受於天者異，則其自處必高，自處既高，則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。蓋猛虎處於深山，向風長鳴，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。松柏生於高岡，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。非吾則爾拒，而爾則不吾抗也。故夫才不同則無朋，而勢遠絕則失眾，才高者身之累也，勢異者眾之棄也。

昔者伯夷、叔齊已嘗試之矣，與其鄉人立，以其冠之不正也，舍而去之。夫以其冠之不正也，舍之而去，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耶？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，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？苟其勢不可以久，則吾無乃亦將病之，與其病而後反也，不若其素與之之為善也。伯夷、叔齊惟其往而不反，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。以伯夷之不吾屑而棄伯夷者，是固天下之罪矣。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，是伯夷亦有過耳。

古語有之曰：「大辯若訥，大巧若拙。」何者？懼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，以吾巧而以巧困我。故以拙養巧，以訥養辯，此又非獨善保身也，亦將以使天下之不吾忌，而其道可長久也。今夫天下之士，轍已略觀之矣：於此有所不足，則於彼有所長；於此有所蔽，則於彼有所見。其勢然矣。仄聞執事之風，明俊雄辯，天下無有敵者，而高亮剛果，士之進於前者，莫不振栗而自失，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，莫不逡巡而自愧。蓋天下之士已大服矣，而轍願執事有以少下之，使天下樂進於前而無恐，而轍亦得進見左右，以聽議論之末。幸幸甚甚。

【上昭文富丞相書】

轍西蜀之人，行年二十有一，幸得天子一命之爵，饑寒窮困之憂不至於心，其身又無力役勞苦之患，其所任職不過簿書米鹽之間，而且未獲從事以得自盡。方其閑居，不勝思

慮之多，不忍自棄，以為天子寬惠與天下無所忌諱，而轍不於其強壯閑暇之時早有所發明以自致其志，而復何事？恭惟天子設制策之科，將以等天下豪俊魁壘之人。是以轍不自量，而自與於此。

蓋天下之事，上自三王以來以至於今世，其所論述亦已略備矣，而猶有所不釋於心。夫古之帝王，豈必多才而自為之，為之有要，而居之有道。是故以漢高皇帝之恢廓慢易，而足以吞項氏之強；漢文皇帝之寬厚長者，而足以服天下之奸詐。何者？任人而人為之用也，是以不勞而功成。至於武帝，材力有餘，聰明睿智過於高、文，然而施之天下，時有所折而不遂。何者？不委之人而自為用也。由此觀之，則夫天子之責亦在任人而已。

竊惟當今天下之人，其所謂有才而可大用者，非明公而誰？推之公卿之間而最為有功；列之士民之上而最為有德；播之夷狄之域而最為有勇。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誰？而明公實為宰相，則夫吾君之所以為君之事，蓋已畢矣。古之聖人，高拱無為，而望夫百世之後，以為明主賢君者，蓋亦如是而可也。

然而天下之未治，則果誰耶？下而求之郡縣之吏，則曰：「非我能。」上而求之朝廷百官，則曰：「非我責。」明公之立於此也，其又將何辭？嗟夫，蓋亦嘗有以秦越人之事說明公者歟？昔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，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為命。越人不在，則有病而死者，莫不自以為吾病之非真病，而死之非真死也。他日，有病者焉，遇越人而屬之曰：「吾捐身以予子，子自為子之才治之，而無為我治之也。」越人曰：「嗟夫，難哉！夫子之病，雖不至於死，而難以愈。急治之，則傷子之四支；而緩治之，則勞苦而不肯去。吾非不能去也，而畏是二者。夫傷子之四支，而後可以除子之病，則天下以我為不工；而病之不去，則天下以我為非醫。此二者，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。」既而見其人，其人曰：「夫子則知醫之醫，而未知非醫之醫歟？今夫非醫之醫者，有所冒行而不顧，是以能應變於無窮。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，則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。」天下之事，急之則喪，緩之則得，而過緩則無及。孔子曰：「道之難行也，我知之矣。知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」夫天下患於不知，而又有知而過之者，則是道之果難行也。

昔者，世之賢人，患夫世之愛其爵祿，而不忍以其身嘗試於艱難也。故其上之人，奮不顧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。在下者亦不敢自愛，叫號紛呶，以攻訐其上之短。是二者可謂賢於天下之士矣，而猶未免為不知。何者？不知自安其身之為安天下之人，自重其發之為重君子之勢，而輕用之於尋常之事，則是猶匹夫之亮耳。

伏自明公執政，於今五年，天下不聞慷慨激烈之名，而日聞敦厚之聲。意者明公其知之矣，而猶有越人之病也。轍讀《三國志》，嘗見曹公與袁紹相持久而不決，以問賈詡，詡曰：「公明勝紹，勇勝紹，用人勝紹，決機勝紹。紹兵百倍於公，公盡地而與之相守，半年而紹不得戰，則公之勝形已可見矣。而久不決，意者顧萬全之過耳。」夫事有不同，而其意相似。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，豈亦此之故歟？明公其略思其說，當有以解天下之望者。不宣。轍再拜。

【上曾參政書】

轍聞之：士不更變，不可與圖遠。新勝之家，知得而不知喪，知存而不知亡，始若可喜，而終不可久。昔者轍讀《書》至《秦誓》而得之，曰：「番番良士，旅力既愆，我尚有之。仡仡勇夫，射御不違，我尚不欲。」夫昔之為此言者，蓋亦已知之矣。孟明視、西乞術、白乙丙，此三人者，秦之豪俊有決之士。而百里奚、蹇叔子，此秦之所謂老耄而不武者也。穆公欲襲鄭，孟明以為可，而蹇叔以為不可，則蹇叔之說無乃遠於事情而近於怯哉。然而要其成敗得失之終而責其思慮之長短，則蹇叔不可謂迂，而孟明不可謂是也。故曰：「如有一介臣，斷斷猗無他技，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，人之彥聖，其心好之；不啻如自其口出，實能容之。以保我子孫黎民，亦職有利哉！」嗟夫！穆公至此而後知蹇叔之非庸人歟？今夫立於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，亦何以其他技為哉！溫良博愛而能容天下之士，斯可矣。

往者轍之東遊，而明公適為京兆。當此之時，明公之聲上震於朝廷而下懾於閭里，行道之人為之不敢妄視，盜賊屏息而不作，可謂才有餘矣。然至於參決大政而日韜其光，務為敦厚，不欲以才蓋天下。上承二公，下拊百官，周旋揖讓，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與也。嗟夫！明公何以及此哉！

轍，西蜀之匹夫，往年偶以進士得與一命之爵，今將為吏崤黽之間，閑居無事，聞天子舉直言之士，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樸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諱，其中無所隱蔽，故以應詔。而轍也，復不自度量而言當世之事，亦不敢為莽鹵不詳之說，其言語文章，雖無以過人，而其所認說，乃有矯拂切直之過。竊獨悲古者深言之人，遭時之不祥，一有所觸，而其言不復見錄於世。方今群公在朝，以君子長者自處，而優容天下彥聖有技之士，士之有言者，可以安意肆志而無患，然後知士之生於今者之為幸；而轍亦幸者之一人也。素所為文，家貧不能盡致，有《歷代論》十二篇，上自三王而下至於五代，治亂興衰之際可以概見，於此觀其略可也。

【答黃庭堅書】

轍之不肖，何足以求交於魯直？然家兄子瞻與魯直往還甚久，轍與魯直舅氏公擇相知不疏，讀君之文，誦其詩，願一見者久矣。性拙且懶，終不能奉咫尺之書，致殷勤於左右，乃使魯直以書先之，其為愧恨可量也。

自廢棄以來，頹然自放，頑鄙愈甚，見者往往嗤笑，而魯直猶有以取之。觀魯直之書，所以見愛者，與轍之愛魯直無異也。然則書之先後，不君則我，未足以為恨也。比聞魯直吏事之餘，獨居而蔬食，陶然自得。

蓋古之君子不用於世，必寄於物以自遣。阮籍以酒，嵇康以琴。阮無酒，嵇無琴，則其食草木而友麋鹿，有不安者矣。獨顏氏子飲水啜菽，居於陋巷，無假於外，而不改其樂，此孔子所以歎其不可及也。今魯直目不求色，口不求味，此其中所有過人遠矣，而猶以問人，何也？聞魯直喜與禪僧語，蓋聊以是探其有無耶？漸寒，比日起居甚安，惟以時自重。

【賀文太師致仕啟】

右某啟：伏審得謝中朝，歸老西洛，位極師保，望隆古今；止足之風，中外所歎。伏惟致政太師，窮一作「躬」夔、皋之偉業，兼方、召之壯猷，翼亮三朝，始終一節。百辟共傳於遺事，四夷想聞於風聲。民恃以安，士思為用。尚父雖老，而鷹揚未衰；猛虎在山，而藜藿不採。況復坐而論道，本無黃髮之嫌；出以濟時，何負赤松之約。而能去如脫屣，名重太山，近世以來，一人而已。方將翱翔嵩、少之下，溯回伊、洛之間。身寄白雲，堂開綠野。釋鼎鐘之重負，收竹帛之餘光。雖使圖之丹青，奉以屍祝，眾之所願，誰復間然。某蚤以空疏，誤辱知奬。嘗欲借潤於河海，庶幾自效於錙銖。而蹇拙多艱，漂流歷歲。誓將歸掃墳墓，絕意功名。罪籍得除，或成過洛之幸；舊恩未棄，尚許登門之遊。一聽話言，永畢微願。猶能作為歌頌，傳示無窮。俯慰平生，仰答恩遇。瞻望臺屏，不勝區區。謹奉啟陳賀。

【賀歐陽少師致仕啟】

伏審抗章得謝，釋位言還。天眷雖隆，莫奪已行之志；士流太息，共高難繼之風。凡在

庇庥，共增慶慰。伏以懷安天下之公患，去就君子之所難。世靡不知，人更相笑。而道不勝欲，私於為身。君臣之恩，系縻之於前；妻子之計，推荷之於後。至於山林之士，猶有降志於垂老；而況廟堂之舊，欲使辭祿於當年。有其言而無其心，有其心而無其決。愚智共蔽，古今一塗。是以用舍行藏，仲尼獨許於顏子；存亡進退，《周易》不及於賢人。自非智足以周知，仁足以自愛，道足以忘物之得喪，志足以一氣之盛衰，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、脫屣塵垢之外？常恐茲世，不見其人。伏惟致政觀文少師，全德難名，巨材不器。事業三朝之望，文章百世之師。功存社稷，而人不知。躬履艱難，而節乃見。縱使耄期篤老，猶當就見質疑。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，退托以不能而止。大勇若怯，大智如愚。至貴無軒冕而榮，至仁不導引而壽。較其所得，孰與昔多。軾受知最深，聞道有自。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，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。伏暑向闌，臺候何似。伏冀為時自重，少慰輿情。

【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啟】

某啟：近蒙聖恩除前件官，仍改賜章服者。謫宦江湖，歲月已久；置身臺省，志氣未安。繼登翰墨之場，勉出絲綸之語。辭而不獲，處之益驚。凡物之生，小大異稱，惟人所處，閑劇有宜。狙猿無事於冠裳，爰居不樂於鐘鼓。操之則栗，捨之則安。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，而用人者貴於因任，然後才得其適，性無所傷。某一作「轍」少而讀書，中頗喜事。既挾策以干世，誠妄意於濟時。奏牘之多，既比狂於方朔；流涕之切，亦效直於賈生。比困幽憂，始聞大道。泛若虛舟之獨往，寂如死灰之不然。久於索居，遂以無用。以謂良冶之砥石，不能發無刃之金；大匠之斧斤，不能器不才之木。自放而已，蓋將終焉。豈意大明之繼升，廣收諸賢以自助。驥騄之乘，而罷駑與焉；楩楠一作「柟」之林，而樗櫟在是。橫蒙見錄，漫不自知。此蓋伏遇某官，道大難名，才高不器。深念格天之業，本由得士之功，致二老於幽遐，罄九官之汲引。下迨微陋，或蒙甄收。曾是放棄之餘，輒參侍從之列。朝衣肉食，雖懷歸而未由；濡足纓冠，顧所居之當爾。冀斯民之大定，幸四國之無虞。碌碌何功，猶或一書於竹帛；堂堂偉績，尚能悉載於聲詩。過此以還，未知所措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